



蹲点

黄河岸边巡堤人

13日早上7时许,济南泺口浮桥正式恢复通车。这意味着黄河下游顺利通过1996年以来最大流量过程。为护送24年来最大流量过境济南,一群可敬可爱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守卫在长堤上。7月5日-7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连续三天在天桥区黄河河务局泺口药山段进行蹲点采访,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他们的坚守。



蹲点记者 刘飞跃

>>时间 7月5日-7日

>>地点 天桥区黄河河务局泺口药山段

不眠守堤人

看黄河人如何护送大水安然过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蹲点3天



巡查坝面需要眼力和技术,“老黄河”都练就了火眼金睛。



守堤靠技术和眼力 “老黄河”练就火眼金睛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历史上黄河洪水之害书之不尽,余悸难平。史料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达1500多次,大改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1855年,黄河于河南省铜瓦厢决口改道夺大清河入海后,至1938年花园口扒口南徙的83年间,黄河济南段有史料记载的堤防决口就有87次,沿黄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2003年8月13日,首段黄河标准化堤防建设工程在济南竣工,全长26.8公里,构筑起抵挡滚滚黄河水的牢固防线。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经常在大堤上行走,根本看不出什么门道。但是在这些守堤人看来,大坝上任何细小的缝隙都可能酿成大问题。

“注意脚下,看看有没有裂缝,前两天刚下了大暴雨。坝面下的洞深40-50厘米,组织人员抢抓,抓紧上报吧!再不抢护的话,可能发生坍塌。”5日晚上9点多,带队察看堤坝的段长张毅边走边注意坝面情况。

不同于普通河坝,黄河上的堤坝都是干砌坝,如果坝体下面的土掏空了,就会出现陷或者陷坑。如果用水泥嵌缝,根本无法看到坝面下的情况,有些堤坝表面可能比较平整,但是里面的土或许已经被掏空。

“坝土走失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被雨水冲走,二是被河水浸泡。守堤人靠的是眼力和技术,透过一些细节,掌握堤坝真实的情况。一些‘老黄河’都会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张毅说。

北跨正在推进 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如果黄河发大水了,水下情况非常复杂,河水中可能携带一些树枝、杂草,探摸杆容易被缠住,岸上的人容易被激流带走,所以下面必须有人做好防护,随时准备应对异常情况。”段长张毅说。



夜间巡河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从时间上来看,这些守堤人一年之中超过十个月需要应对汛期,而今年的伏汛从6月份便已经开始,他们基本上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水流不止,我们的工作也不会停止。”这是记者听到最多的话。

这份工作除了艰辛之外,枯燥乏味也是大家普遍的感受。“远看是要饭的,近看像挖煤的,一看是黄河段的。”职工汤文静回忆前辈口中黄河大坝的情景时说:“之前黄河大堤就是郊区,距离市区很远,在这里工作得耐得住寂寞。晒得像炭一样黑,对象都很难。”

记者蹲点的泺口药山段,这里的建筑是1982年修建的二层楼。由于地处南岸的洼地之内,建筑物在黄河水位上涨时很容易被淹没,因此每年汛期都需要进行加固和维修。

屋里比较潮湿,蚊虫也多,睡觉时很不舒服。尤其是到了冬天,因为远离市区也没有集中供暖,比较阴冷。

“黄河穿兰州城而过,两岸就是兰州的市中心。现在济南由大明湖时代迈入黄河时代,百里黄河景区也修了,比以前热闹了。两岸郁郁葱葱,来这里玩的人也越来越多。再过20年,这里会不会也是市中心了?”汤文静满是憧憬地说。

目前济南在建的“三桥一隧”都位于泺口药山段,张毅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国家提出黄河战略,既要保持黄河长久的生命力、旺盛的活力,又要促进地方经济的提升,我们新一代黄河人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7月7日上午,天桥黄河河务局泺口药山段职工出发巡河。



三名女孩巡河时发现有人在垂钓,立马上前劝阻。

汛期坚持全天候巡河

收起爱美之心,90后女生甘当女汉子

1989年、1991年、1992年……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女孩正值妙龄,原本可以穿漂亮衣服,出入高端写字楼,但是在天桥黄河河务局泺口药山管理段却有三名女孩甘当黄河守堤人,在最美的年纪,把自己的青春抛洒在大堤上。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刘飞跃 实习生 房一平

大夏天也是长衣长裤

7月7日上午10时许,相较于6日,清爽的河风不见了,代之以30℃的高温。泺口药山管理段女职工汪俊、孟秋爽以及张丽慧到岸边进行劝导工作。因为汛期来了,黄河水位上升,不少钓鱼爱好者以及市民都来滩涂上玩。

三位女孩子年龄都不大,汪俊89年的,孟秋爽91年的,张丽慧92年的。在准备巡查前,她们都换上了专门的防晒服,涂好防晒霜,戴上草帽,全副武装,为了方便工作,大夏天她们也总是穿着长衣长裤。

“学生时代特别盼望工作后自己能挣钱买漂亮衣服穿。现在自己挣钱了,可以买时尚的衣服。但是穿这些衣服工作很不方便,新买的漂亮衣服只能放在衣柜里‘吃灰’。”张丽慧苦笑着说。

孟秋爽说,日常巡查总会走到草地树林里,那里蚊虫很多,自己也特别招蚊子。刚开始不习惯,现在已经适应了。

记者跟着巡查时,看到有老人在黄河岸边钓鱼,张丽慧立马上前劝阻,耐心讲解了黄河岸边垂钓的危险后,老人终于收拾东西离开了。

提前结束蜜月回来值班

张丽慧2018年毕业后便来到这里,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她说,刚开始并不了解黄河河务局的工作,以为只负责做研究,数据分析这类工作。到了单位才发现,河务局的工作非常繁杂,汛期来了还要每天巡河。

“刚开始的时候,巡查完整个人都灰头土脸的。现在巡查前都会进行防晒除尘工作,就算这样,我也比刚来单位的时候黑了不少。”张丽慧说,刚

工作时不会开车,每天上下班下了公交车再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单位,遇到暴雨天,鞋子和裤子都被淋得透湿。

张丽慧是水文学科出身,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心理落差确实很大。“看着自己的同学坐在写字楼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很是羡慕。但这里工作氛围非常好,摸根石、看水尺、看河势,一开始我们都不会,都是老职工带着去,耐心教我们。现在每当想起自己的工作职责,反而有种自豪感。”

孟秋爽前段时间刚结婚,因为汛期原因,她提前结束了自己蜜月。

“黄三代”拿起接力棒

汪俊年龄不大,但是在黄河上已经工作了9年,她从小就在黄河边长大,是一名地地道的“黄河人”,她的祖辈、父辈和亲戚都在黄河河务局工作过,她说自己是一名标准的“黄三代”。

汪俊告诉记者:“从小家人就告诉我,黄河是孕育我们的母亲河,我们要守护好黄河。所以,我对黄河拥有特殊的感情。”

张丽慧和孟秋爽则笑着说道:“俊姐住的近,有什么事情她第一个来,平时我们有事也都找她帮忙。”

汪俊告诉记者:“大学毕业后,周围的同学都面临择业难题,我却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因为我只想当一名像爷爷和父亲那样的‘黄河人’。我对象也是‘黄河人’,但是我们不在一个河段,有时候上游巡河,我俩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遇到汛期时,好几天都见不到面。”

孟秋爽前段时间刚结婚,因为汛期原因,她提前结束了自己蜜月。

24年最大流量过境 泺口浮桥恢复通车

相关新闻

24年最大流量过境 泺口浮桥恢复通车

13日记者采访了解到,早上7时许济南泺口浮桥正式恢复通车。

为迎接大流量过程,济南境内黄河浮桥于6月24日起陆续拆除,25日17时浮桥拆除完毕。

7月2日早上8点,济南泺口水文站测量的黄河实时水位28.65米,实时流量4680立方米/秒,接近1996年的数值,是近24年以来黄河的最大流量。

7月10日,记者从黄委防御局获悉,当前,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已降至3000立方米每秒以下,2020年防御大洪水实战演练达到预期目标,正式结束。13日早8时,黄河泺口段流量为2210立方米/秒,水位为26.41米,黄河防汛也由实战演练时的“战时”状态转入正常防汛。

除了泺口浮桥已恢复通车外,截至13日16时,济南17座浮桥中还有9座已恢复通车,其余的浮桥也在陆续准备恢复通车。这意味着本次大流量过程已经顺利过境济南。



7月2日,黄河水大流量过境济南。

